



Love



あいしてる

世界再大，不过是你我之间的事。

萤火虫之恋

あいしてる

萤火虫之恋

关漓 作品



© 关 漓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萤火虫之恋/关漓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5
ISBN 978-7-80759-884-8

I. 萤… II. 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71657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26mm × 185mm

字 数: 75千字

印 张: 6.5

出版时间: 2009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冬梅

特约编辑: 陈 蔡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ISBN 978-7-80759-884-8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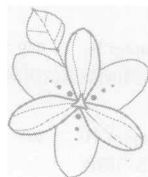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Contents

>> P1



Chapter 1 001

新时代的娃娃亲典范

Chapter 2 013

没有你，童年该有多寂寞

Chapter 3 025

蜚短流长的青春哟

Chapter 4 035

明明是陈世美，我不是秦香莲

Chapter 5 045

忽远忽近的情谊

Chapter 6 055

自尊保卫战

Chapter 7 063

大龄女的相亲以及晚开的情窦

Chapter 8 0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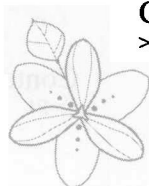
不适合谈恋爱的家乡话

Chapter 9 0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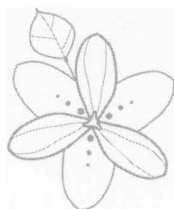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明明倾诉的树洞

Chapter 10 091

上海第四夜



Contents
>>> P2



Contents

>> P3

Chapter 11 105
省略过程，直达目的地

Chapter 12 117
双宿双飞的凤凰男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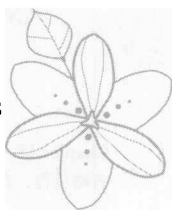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3 125
感谢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

Chapter 14 135
田螺姑娘的怨念

Chapter 15 145
持续隐忍后的火山喷发

Contents

>> P4



Chapter 16 157

感谢生活给我的馈赠

Chapter 17 165

寻觅感情的蛛丝马迹

Chapter 18 1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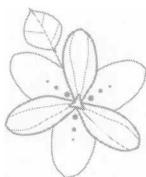
从来不说爱你，其实爱早已满溢心扉

Chapter 19 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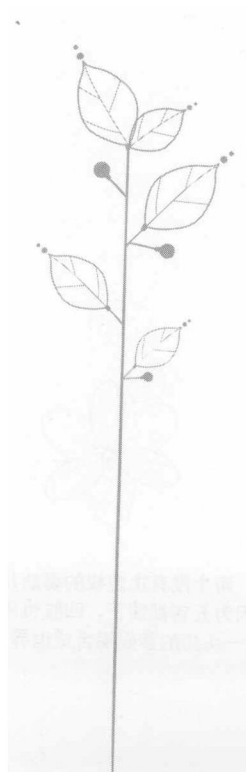
金融危机下的凤凰于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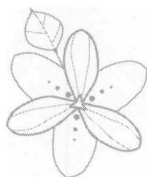


Chapter 1



新时代的娃娃亲典范





两个没有决定权的婴幼儿，
因为五官都端正，四肢也周全，
没什么悬念被一头热的爹妈撮合成世界上最早恋的一对。

我所能想象的就是，某一年的某一天，晴朗暖和，两个大肚婆，坐在村子里阳光最好的地方，一边有一颗没一颗剥花生，一边有谱没谱闲聊。从五谷丰登聊到六畜兴旺，她们聊完了早上的雾气、中午的面条、王村子家的肥猪，以及李秃子在茅坑摔了一跤。我甚至猜想她们其中一个迷迷糊糊睡着了……这时另外那个突然开玩笑说了一句：“咱给两个孩子定个亲吧！”那个人彼时正梦到菩萨，突然醒来，依稀想起刚才梦里菩萨说要定亲，连忙一个劲点头，说，要定，要定，菩萨托梦也这么说的。最后看了下对方剽悍的身形，自认为很有默契很有想象力并且很创意地指腹为婚。



她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要好的姐妹，要好到一起下地干活，一起绣花做鞋，一个嫁在村头，一个嫁到村尾，居然连怀上娃也是大差不差隔了两个多月。这两位就是我跟我老公的妈妈。亲生的哦！

话说指腹为婚是有很大风险的，一方不配合，就会导致这个伟大创想的流产，男vs男，女vs女，都还好说，可以成为兄弟姐妹，那如果是双胞胎2男vs1女或是2女vs1男，都可能会发展为很纠结的三角恋爱关系。

等到另一个男娃和我先后降临，指腹为婚很自然过渡到娃娃亲。众人可能只在愁肠百结的爱情连续剧里看到过娃娃亲，没有遇到过活生生的娃娃亲吧？

字典里是这样解释的：[arranged marriage when very young]旧时男女双方在年幼时由父母定下的亲事。很不幸，我跟我老公的姻缘基本上就是这种



封建思想的产物。

两个没有决定权的婴幼儿，因为五官都端正，四肢也周全，没什么悬念被一头热的爹妈撮合成世界上最早恋的一对。如此专制的封建大家长居然也会给我们起了颇具时代感的名字：张明明、陈莹莹。（那会儿流行ABB格式的姓名！）

相比较村子里其他小孩，我们不约而同长得白胖圆润。

能有这样的富贵模样，都得益于明明爸的小渔船，明明爸年轻时还很强壮，勤勉有气力。他经常在早晨扛着他的小渔船，渔网整理好搭在手臂上。穿着长及膝盖的黑色雨靴，扎好绑腿，去村子的河里网鱼。明明爸的劳动成果都是跟我们家共享的。我妈多半会不好意思，但是明明爸说：“莹莹就算是我们家人啦。放在你们家养，能不给她吃好一点？”

鱼、虾、泥鳅、黄鳝……我跟明明尽情吸



收着各种水产的蛋白质，长得圆头圆脑，越来越有夫妻相。如今想来，我们那时的长相很新潮，已然是五分之二福娃，胖到可以当我们村的代言人，或者到年画上去抱鲤鱼，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娃娃的崭新面貌。

我跟张明明小朋友打在妈妈的羊水里就已经认识，两家大人除了日常生活之外，就是拿我们攀比。什么“我们家莹莹说话比明明要早啦”“我们家明明长得比莹莹胖啦”，净是些鸡毛蒜皮拿不上台面的小事情。

等到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思想，可以独立玩耍时，就已经完全把这些攀比抛到脑后，开始了小两口的生活了。

那时候最喜欢的是捉人游戏，村子里差不多大的小孩，吃完晚饭，吆喝着聚到一起，有时在黄昏，有时在月光清朗的晚上，我们依次拉着



前面一个小孩的衣角，嘴里念叨：好大月亮好卖狗，一个铜板打烧酒，走一步，喝一口，问问王家奶奶要不要小花狗！

念完，那个扮演王家奶奶的就说：“要！”我们cos小花狗的就要四散跑开，免得被王家奶奶捉到。

玩疯了不想回家，各家大人就过来找，轰回去洗澡。张明明经常会被逮到我们家来，一起洗。洗干净后，身上扑上痱子粉，两个人就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面，妈妈坐在一旁给我们打扇子。天空上的星星干净清晰，密密麻麻地闪动着，好像随手就可以摘下一颗，那么真实。有时候明明爸妈忘记来抱他回去，明明就在我家睡一晚上啦。未婚同居哦！

乡下睡得早，起得也早，我们不上幼儿园，第一是因为我们村没有幼儿园，第二是因为有比做游戏学认字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做。



比方说放鹅。现在的农村已经找不到多余的劳动力来做这种事情了。大家也会很宝贝小孩，舍不得叫他们干活。我和明明没赶上这个好时代。我们才四岁多点，夏天早晨五点多天亮就要起床，瞌睡沉沉地洗脸刷牙喝稀饭。拿着小竹竿，赶着一群白胖的鹅就到河埂上去放。

明明赶着他们家的鹅走在前面，我赶着我们家的跟在后面，不是一家的鹅的翅膀上或者头上会描上红，以免鹅们认错了主人，导致经济纠纷。

我们赤脚踩着清早还没有干的露水上，走过稻田、玉米地、芦苇丛……草丛被一群鹅和两个小孩踩得窸窸窣窣乱响。到了河埂边，太阳都升起来了。

鹅们很优雅淡定找吃的，我跟明明挥舞着各自的小竹竿，开始练情意绵绵刀、群魔乱舞棍。有下地干活的大人路过，很有爱心地叮嘱一



句：“别戳到眼睛啊！”说完笑眯眯扛着锄头走远。

我们经常懊恼大人们前后矛盾的决定。既然已交代到河埂边放鹅，却不给下河去玩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下水的！并且他们会编出各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话来恐吓我们。难道直接说：“下河会淹死。”我们会听不明白吗？非要说水怪水鬼一类不着边际的东西，虽然说能起到威慑的作用，但是又增添了我们无数的好奇心。

我跟明明逮到机会就溜到河边或是水塘一试深浅，走到深的地方水都没到胸口。村子里的人只要看到，就会告密。我们经常会在水边被逮到，而且一捉就是两个。我爸一边胳膊夹一个，两个小蛤蟆一样的小孩就被他夹回家，扔到地上，我爸扯下大扫帚上的竹丝，就开始用刑。

我一般是比较好面子的，不到疼得受不了



绝不大哭。张明明就比较没种，竹丝还没落到他身上，他就鬼哭狼嚎起来，还会有很多阻挡的动作。其实这样大人反而更来气，打得更凶。

反正大人的心理很复杂，他想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很难揣测到他们的心态。

我爸打我一顿以后，我的刑罚就结束了。可怜的张明明还要继续瑟瑟发抖，哭个不停，等待他爸来带他回家，路上还有逃不掉的一顿。

我一直以为小时候老挨打是因为我们自己没什么用，只能做放鹅这一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事。等到再大一点能下田割稻子，勉强算得上是家里劳动力了，大人们打得就会少一点。

事实证明，我这个想法是成立的。

我们六岁就拿着小镰刀，穿着小胶鞋，学着割稻了，小小的一个人在稻田里一弯腰就看不见了。

如果我和张明明的童年只是有难同当地干活

